

衡山辞

□陆春祥

食清甚次敬夫韵))

这积雪,清爽、甘甜,简直就是琼浆玉液啊,能洗去我们的庸俗,促发我们的诗情。日暮时分,一座大山峰将四周的崇山峻岭紧紧牵引,山坳中的那座寺庙出现在了三人的视线中。

2峰叫莲花峰,寺叫方广寺。它们皆为衡山著名景点。

天监二年(503年),衡山莲花峰下来了一位名惠海的高僧,他见此处群峰矗立,大山峰如一朵在天地间盛开的巨型莲花,而在“花心”位置,地势空旷,流泉环绕,奇花异草,四时郁香。很快,方广寺的禅声,就从深山密林间向四周荡漾开去了。

当朱熹、张栻面对眼前这座名寺,看着微宗皇帝的御书“天下名山”时,他们不禁欢喜满心。这一夜,朱熹、张栻倾心畅聊。月夜中,他们踩着木楼梯,一步一步在咯吱咯吱声中登上阁楼。四下眺望,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,今日是十三夜,月也接近圆满。月光下,皎皎白雪,大山沉静安宁,仿佛睡着,朦朦胧胧的美令人神清气爽。

这一夜,朱熹与张栻,诗情澎湃。他们看着寺庙皆由板壁构成,与山下的寺庙用材实在大相径庭。朱熹有感而发,张栻也迅速和诗,诗情才情,一时满寺涌山。

秀木千章倒,层荒万瓦差。悄无人似玉,空咏小戎诗。(朱熹《方广版屋》)

葺盖非陶埴,年深自碧差。如何乱心曲,不忍诵秦诗。(张栻《和元晦方广版屋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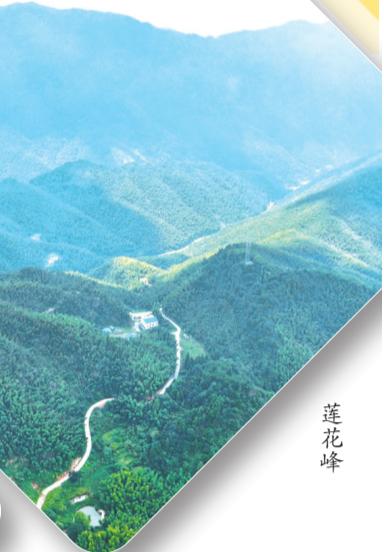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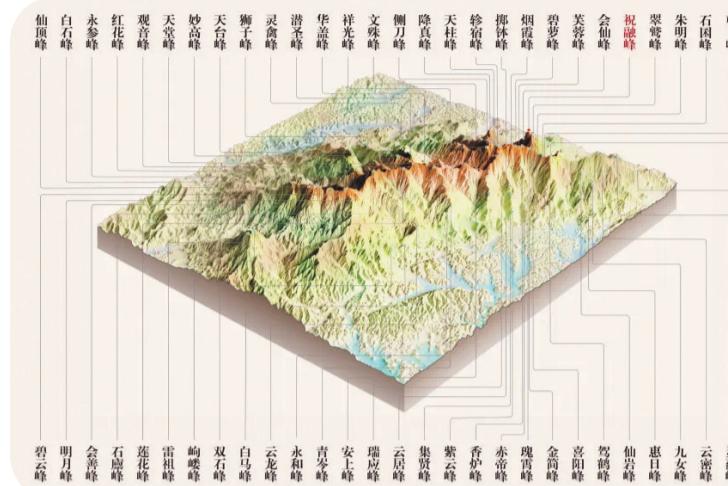
在朱熹眼中,眼前的板屋一下子勾连出了《诗经》中的诗句。这板屋是用成百上千棵树盖起来的,屋上之瓦,层层叠叠,参差排列。四周一片寂静,见不到一个像玉一样温润而坚毅之人。《小戎》诗,出自《诗经·秦风》,主要描写妇女对出征戍役的丈夫的思念。“小戎”是指周朝的兵车,行在前面的车叫大戎,跟在后面的车叫小戎。《小戎》诗中有“言念君子,温其如玉。在其板屋,乱我心曲”之句。

很显然,朱熹由板屋出发写下此诗,主要还是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。简单梳理一下朱熹的人生,就能完全理解他此时的心情。19岁就考取了进士,这是多么意气风发的年龄啊,但他21岁开始做主簿,一做却是四年不升迁。他的两个字叫“元晦”“仲晦”,他干脆就号“晦庵”,“晦”乃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,他就是个被皇帝遗忘的人。33岁那一年,宋孝宗召见了他,但不赞同他反和主战、反佛尊儒等观点,为安慰朱大才子,任命他为国子监武学博士。朱熹推辞不就,内心在强力反驳:在“崇文抑武”的国策下,让我一个读书人去管武学?于是,内心老大不愿意的他回了福建。当然,他还有一个号“紫阳”,他的人生,还是希望阳光能照射进来的,虽然他一直到49岁时才知南康军兼劝管农事(州官)。

张栻的心情和朱熹有明显不同。他的和诗,观察的角度也与朱熹不一样:屋面上那些厚厚的细柔青苔,它们并不是陶瓦;而是因为时间长了,陶瓦屋面才呈现出这种青绿色的。朱兄啊,您的内心深处为什么藏着那些心事呢?唉,我们还是面对大好山景,保持内心的平静吧,为保持这种平静,我都不太愿意慷慨悲歌!

张栻虽比朱熹年少,但学问与知名度并不亚于朱熹。单从仕途来说,张栻深得孝宗信任,42岁时从静江府知州做到江陵府知州,且屡有升迁。

张栻口占《方广圣灯》《赋罗汉果》,朱熹奉韵《方广圣灯次敬夫韵》《罗汉果次敬夫韵》;朱熹口占《壁间古画精绝未闻有赏音者》,张栻奉韵《和元晦咏画壁》;张栻口占《赋莲花峰》,朱熹奉韵《莲花峰次敬夫韵》。



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八月,衡州被张献忠攻破,青年王夫之一家逃至衡山的莲花峰下,搭了个草棚栖身。山中无人扰,短期的安定生活中,王夫之编撰了一本别具一格的《莲峰志》。

关于《莲峰志》,陆布衣与28岁的王夫之有过一次长谈,择其要点如下。

陆布衣问:“而农先生,为什么会想着写一本这样的志书?”

王夫之答:“布衣啊,为一座山峰编一本书,好像是开了南岳方志写作之先河。我平时读了不少关于衡山的书,看着连绵的群山,手就痒痒。况且,山中避难,闲着也闲着,编本书,光阴也不虚度嘛。”

陆布衣微笑道:“就这些?没有别的含义了?”

王夫之立即显出无奈的表情,说:“好吧,被你看出来了。我写《莲峰志》,是想把这些美好固定在大明的时空中,这是大明的河山,你懂的。”

陆布衣说:“嗯。您书读得多,想必编山志也有自己的想法吧。”

王夫之说:“确实,我有自己的想法。我拟的写作大纲是这样的——全书共五卷十二篇,卷一为《敕谕》和《原志序》;卷二为沿革、形胜、名迹、附丽;卷三为名游、祀典、禅宿、物产;卷四为《序记》;卷五为《诗》和《总序》。总之,要将一座山的历史讲清楚,又不能都选,只选我认为有意思的。”

陆布衣问:“哪些有意思的?”

王夫之答:“比如朱张游衡山,他们宿方广寺,他们一路作诗,他们又将此行的诗文编辑成《南岳倡酬集》,我就重点选择和编辑。”

陆布衣说:“嗯,我也对朱张衡山之游感兴趣,我会仔细研读您的《莲峰志》。谢谢您向我提供如此翔实的山峰志书,而农先生!”

陆布衣问:“哪些有意思的?”

王夫之答:“比如朱张游衡山,他们宿方广寺,他们一路作诗,他们又将此行的诗文编辑成《南岳倡酬集》,我就重点选择和编辑。”

陆布衣说:“嗯,我也对朱张衡山之游感兴趣,我会仔细研读您的《莲峰志》。谢谢您向我提供如此翔实的山峰志书,而农先生!”

穿林踏雪觅钟声,景物逢迎步步新。(朱熹《道中景物甚胜吟赏不暇敬夫有诗因次其韵》)

是间故有春消息,散作千林琼玉花。(张栻《和元晦咏雪》)

步步新,春消息。

衡山道上步步新,朱张诗蕴春消息。

布衣登岳步步新,莲峰志中春消息。

是谓衡山辞。

随黄公望游富春江
回谈雅丽

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所作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被誉为“画中之兰亭”,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。年近八旬的黄公望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,将两岸的秋景表达得淋漓尽致,达到了“山川浑厚,草木华滋”之境。

富春江孕育出一条山水长廊,一脉灵水时而盘旋于锦峰秀岭之间,时而奔流于溪滩宽谷之中,一川如画。我在跨越六百多年后,以画为桨,随黄公望划入那样真实的山光水色中。

在富春江畔,古往今来,有多少文人墨客曾为富春江的山水振笔。唐朝吴融诗曰:“水送山迎入富春,一川如画晚晴新。”北宋苏轼写道:“三吴行尽千山水,犹道桐庐更清美。”清朝纪昀诗云:“浓似春云淡似烟,参差绿到大江边。”……这些丹青妙笔描画的正是富春江美景。

至正七年(1347年),已近八旬的黄公望和同门师弟郑樗游历富春江。黄公望为山水之美所倾倒,这里的灵秀秀美使他萌发了创作一幅山水长卷的冲动,于是他们在此结庐,一住就是七年。晚年的黄公望一心想把那份绝美留在画卷中。他们日夜行游于富春山中,观察烟云变幻之奇,领略江山钓滩之胜,陶醉于富春江的流水和恍惚的山影,

并随身携带画纸画笔,遇到好景,随时写生。画家炉火纯青的笔墨技法,使之落笔从容。千丘万壑,越出越奇,重峦叠嶂,越深越妙。他将富春山水的秀润淡雅挥洒得淋漓尽致,《富春山居图》成为画家与富春江的完美结晶。

当我凝望《富春山居图》这幅山水长卷时,我看到了如梦似幻的江景:坡陀沙岸沙渚,房舍散聚,山陵起伏层叠,林木葱郁交错。云烟掩映村舍,水波出没渔舟。近树苍苍,溪山深远,飞泉倒挂。亭台小桥,各得其所,人物飞禽,生动适度。江水晃动,如眼波流转,整座青山就跟着荡漾起来了,这正是“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”的妙意。

静美的富春江与涌起惊天怒浪的钱塘江是多么不同,却是同一条水系——钱塘江的中游就叫富春江。钱塘江发源于江西、安徽两省交界的怀玉山脉六股尖山峰,上游称新安江。20世纪50年代起新安江水库,新安江的水常年冬暖夏凉,在清晨与夜晚,江水跟空气的温差悬殊,便形成了新安江大坝到白沙大桥之间“白沙奇雾”的美景,新安江水库也形成了著名的千岛湖景区。桐庐至萧山闻堰称富春江;闻堰至杭州闸口段,河道迂回曲折,形如“之”字,又称之江。

我从杭州出发前往千岛湖,绵延的青山在公路右侧,水皆缥缈的富春江蜿蜒曲折在公路左边。我走走看看,恰似在《富春山居图》中行走。富春江一路奔来,经淳安和建德,过桐庐,穿富阳,人载江。

桐庐的富春江畔,江流景移,江山如画。严子陵钓台的奇峰和隐士、芦茨湾的古树和孤屿、白云源的深谷和瀑布、大奇山的森林和溪水、桐君山的白塔和祠堂……步步生景,眼里皆画,让我为之迷惑。我乘坐轮船,从姚庄码头出发,在青碧的江水中见到沿途特色的村落,房屋树林点缀在山间江畔,江面不时有船漂流而过,历史的烟云也随流动的船只漂流远方。

一条如镜的河流摄取了那里的落木萧萧、水天清澈,在波纹般流逝的天光云影中,我也重温了这幅山水名作的传奇经历。当年《富春山居图》一面世,冠绝天下,成为名品。这幅画作被郑揭收藏后,却没有在他手中停留多久,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。明成化年间,消失了一百多年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突然在苏州出现,江南才子沈周慧眼识宝,将其买了回来。《富春山居图》后又被书画大家董其昌得到,他爱不释手,并把它放

在“画禅室”中,观摩时连呼“吾师乎,吾师乎,一丘五岳,都具是矣”。后来,因家道中落,董其昌不得不把画典当给了当时的官员吴正志。在吴正志临终之际,他将《富春山居图》交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吴洪裕。吴洪裕对这幅画更是钟爱有加,投入巨资,直接为《富春山居图》修建了一座“富春楼”,但是好景不长,满清入关后,战火烧到了江南,祖业不保,吴洪裕在弥留之际准备烧掉《富春山居图》。眼看着《富春山居图》被投入火盆,吴洪裕的侄儿吴静庵冲出来,将古画从炭火中救起。所幸《富春山居图》卷得较紧,加上抢救及时,除了卷首部分被烧焦外,画芯基本上幸存下来,只是,这幅画从此成了两卷。

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它的前端《富春山居图·剩山图》珍藏于浙江博物馆,后端《富春山居图·无用师卷》则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。2011年6月1日,“山水合璧——黄公望与《富春山居图》特展”开幕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。分隔多年之后,《富春山居图》的两卷终于再相逢。

我在富春江畔行走,仿佛也是在黄公望的古画中漂游。流水清碧,我得以在画境和现实中经历与富春江的一次次重叠与遇见。